張子正蒙注

衡陽王夫之譔

大心篇　此上六篇極言天人神化性命之理自此以下三篇乃言學者窮理精義之功明乎道之所自出則功不妄反諸學之所必務則理不差君子之道所以大而有實也此篇乃致知之要下二篇乃篤行之實知之至而後行無不得又學者知止之先資也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

大其心非故擴之使遊於荒遠也天下之物相感而可通者吾心皆有其理唯意欲蔽之則小爾繇其法象推

其神化達之於萬物一源之本則所以知明處當者條理無不見矣天下之物皆用也吾心之理其體也盡心以循之則體立而用自無窮

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

聞見習也習之所知者善且有窮況不善乎盡性者極吾心虛靈不昧之良能舉而與天地萬物所從出之理合而知其大始則天下之物與我同源而待我以應而成故盡孝而後父為吾父盡忠而後君為吾君無一物之不自我成也非感於聞見[illegible]名思義觸事求通之得

謂之知能也

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

朱子謂知性乃能盡心而張子以盡心爲知性之功其說小異然性處於靜而未成法象非盡其心以體認之則偶有見聞遂據爲性之實然此天下之言性者所以鑿也

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心不盡則有外一曲乍得之知未嘗非天理變化之端而所遺者多矣

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

天下有其事而見聞乃可及之故有堯有象有瞽瞍有舜有文王幽厲有三代之民事迹已著之餘傳聞而後知遂挾以證性知爲之梏矣德性之知循理而及其原廓然於天地萬物大始之理乃吾所得於天而卽所得以自喻者也

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萌者所從生之始也見聞可以證于知已知之後而知不因見聞而發德性誠有而自喻如暗中自指其口鼻不待鏡而悉

○由象徇心徇象喪心

物之有象理卽在焉心有其理取象而證之無不通矣若心所不喩一緜於象而以之識心則徇象之一曲而喪心之大全矣故乍見孺子入井可識惻隱之心然必察識此心所從生之實而後仁可喩若但據此以自信則象在而顯象去而隱且有如齊王全牛之心反求而不得者矣

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知象者本心也非識心者象也存象於心而據之爲知則其知者象而已象化其心而心唯有象不可謂此爲吾心之知也明矣見聞所得者象也知其器知其數知

其名爾若吾心所以制之之義豈彼之所能昭著乎

○人謂己有知由耳目有受也

受聲色而能知其固然因恃爲己知而不察知所從生陋矣

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

耳與聲合目與色合皆心所翕闢之牖也合故相知乃其所以合之故則豈耳目聲色之力哉故輿薪過前羣言雜至而非意所屬則見如不見聞如不聞其非耳目之受而卽合明矣

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

合內外者化之神也誠之幾也以此爲知則聞之見之而知之審不聞不見而理不亡事即不隱此存神之妙也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敔按幾萬里之遠也萬當作百

言道體之無涯以耳目心知測度之終不能究其所至故雖日之明雷霆之聲爲耳目所可聽覩而無能窮其高遠太虛寥廓分明可見而心知固不能度況其變化

難知者乎是知耳目心知之不足以盡道而徒累之使
疑爾心知者緣見聞而生其知非眞知也
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
盡其心者盡心之本知
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心所從來者日得之以爲明雷霆得之以爲聲太虛絪
緼之氣升降之幾也於人則誠有其性卽誠有其理自
誠有之而自喻之故靈明發焉耳目見聞皆其所發之
一曲而函其全於心以爲四應之眞知知此則見聞不
足以累其心而適爲獲心之助廣大不測之神化無不

達矣此盡性知天之要也

○耳目雖爲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爲啟之要也

累者累之使禦於見聞之小爾非欲空之而後無累也內者心之神外者物之法象法象非神不立神非法象不顯多聞而擇多見而識乃以啟發其心思而會歸於一又非徒恃存神而置格物窮理之學也此篇力辨見聞之小而要歸於此張子之學所以異於陸王之孤僻也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智貪天功爲己力吾不知其知也

其知之知去聲

身謂耳目之聰明也形色莫非天性故天性之知繇形色而發習者引聞見之知以窮理而要歸於盡性愚者限於見聞而不反諸心據所窺測恃爲眞知徇欲者以欲爲性耽空者以空爲性皆聞見之所測也

民何知哉因物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已知爾

形之所發莫非天也物變之不齊亦莫非天也兩相攻取而順逆之見生焉若能知性知天則一理之所貫通有眞是而無待是非之兩立以相比擬因天理之固然而不因乎聞見則無恃以自矜其察矣待有幽厲而始

知文武之民善待烏喙之毒而始知菽粟之養乎同異萬變佹得佹失不足爲知也明矣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

萬物之所自生萬事之所自立耳目之有見聞心思之能覺察皆與道爲體知道而後外能盡物內能成身不然則徇其末而忘其本矣

身而體道其爲人也大矣

視聽言動無非道也則耳目口體全爲道用而道外無徇物自恣之身合天德而廣大肆應矣

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物身者以身爲物而爲道所用所謂以小體從大體而爲大人也不以道用其耳目口體之能而從嗜欲以沈溺不反從記誦以玩物喪志心盡于形器之中小人之所以卑也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

天不息而大公一於神一於理一於誠也大人以道爲體耳目口體無非道用則入萬物之中推己卽以盡物循物皆得於己物之情無不盡物之才無不可成矣

○成心忘然後可與於道張子自注成心者私意也

成心者非果一定之理不可奪之志也乍然見聞所得

未必非道之一曲而不能通其感於萬變徇同毀異強異求同成乎己私違大公之理恃之而不忘則執一善以守之終身不復進矣萬世不易之常經通萬變而隨時得中學者即未能至而不恃其習成之見知有未至之境則可與適道而所未至者皆其可至者也

○化則無成心矣

大而化之則心純乎道盡無方無體之理自無成心

成心者意之謂與

意者心所偶發執之則爲成心矣聖人無意不以意爲成心之謂也蓋在道爲經在心爲志志者始於志學而

終於從心之矩一定而不可易者可成者也意則因感而生因見聞而執同異攻取不可恆而習之爲恆不可成者也故曰學者當知志意之分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中無定在而隨時位之變皆無過不及之差意不得而與焉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張子自注此章言心者亦指私心爲言也

心存謂成心未忘也性爲神之體而統萬善若以私意爲成心則性之廣大深微不能盡者多矣楊之義墨之

仁申之名韓之法莫非道之所可而成乎性之偏惟挾之以爲成心而不能極道之深充道之廣也盡性而無成心則大人以下有所執以爲善者皆不測其時行時止進退勸威之妙益聖人之神超然知道之本原以循理因時而已敬按不可知者謂大人以下皆不能測之也

○以我視物則我大

視聽之明可以攝物心知之量可以受物於是而可以知物之不足而我之有餘則不徇物以自替其大矣

以道體物我則道大

物與我皆氣之所聚理之所行受命於一陰一陽之道

而道爲其體不但夫婦鳶魚爲道之所昭著而我之心思耳目何莫非道之所凝承而爲道效其用者乎唯體道者能以道體物我則大以道而不以我

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於道無不體則充實光輝而大矣狂者見我之尊而卑萬物不屑徇物以爲功名而自得乃考其行而不掩則亦耳目心思之曠達而已

○燭天理如向明萬物無所隱

燭天理者全體而率行之則條理萬變無不察也萬象之情狀以理驗其合離則得失吉凶不待逆億而先覺

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區一物之中溺形蔽明而成影人欲者爲耳目口體所蔽而窒其天理者也耳困于聲目困于色口困于味體困于安心之靈且從之而困於一物得則見美失則見惡是非之準吉凶之感在肩睫而不知此物大而我小下愚之所以陷溺也此章直指智愚之辨窮本推源最爲深切尤學者之所宜知警也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

天命太和絪緼之氣屈伸而成萬化氣至而神至神至而理存者也釋氏謂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置

之不見不聞而即謂之無天地本無起滅而以私意起滅之愚矣哉

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眞所謂疑冰者與（張子自注夏蟲疑冰以其不識）

小謂耳目心知見聞覺知之限量大者清虛一大之道體末者散而之無疑於滅聚而成有疑於相緣以起而本無生惟不能窮夫屈伸往來於太虛之中者實有絪緼太和之元氣函健順五常之體性故直斥爲幻妄己所不見而謂之幻妄眞夏蟲不可語冰也蓋太虛之中無極而太極充滿兩間皆一實之府特視不可見聽不

可聞爾存神以窮之則其富有而非無者自見緣小體視聽之知則但見聲色俱泯之爲無極而不知無極之爲太極其云但願空諸所有既云有矣我烏得而空之不願實諸所無若其本無又何從可得而實之惟其乍離人欲而未見夫天理故以人欲之妄槩天理之眞而非果有賢知之過亦愚不肖之不及而已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

其直指人心見性妄意天性不知道心而以惟危之人心爲性也天用者升降之恆屈伸之化皆太虛一實之理氣成乎大用也天無體用卽其體範圍者大心以廣

運之則天之用顯而天體可知矣敬按中庸云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正所謂天無體用卽其體也

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

萬化之屈伸無屈不伸無伸不屈耳目心知之微明驚其所自生以爲遇合疑其屈而歸於無則謂凡有者畢竟歸空而天地亦本無實有之理氣但從見病而成當其云同一兩而天僭見爲寶羅利見爲刀乃盜賊惡月明行人惡雨滯之偷心爾是蔽其用於耳目口體之私情以己之利害爲天地之得喪因欲一空而銷隕之遂

謂一眞法界本無一物則溺其志以求合而君父可滅形體可毀皆其所不恤已

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

以虛空爲無盡藏故塵芥六合以見聞覺知所不能及爲無有故夢幻人世

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

夢幻無理故人無有窮究夢幻者以人世爲夢幻則實有日新之理皆可置之不思不議矣君可非吾君矣父

可非吾父矣天理者性之撰此之不恤是無性矣故其
究竟以無生爲宗而欲斷言語絶心行茫然一無所知
而妄謂無不知流遁以護其愚悍無所不至矣
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
如華藏世界等說是也不知法界安立於何所其愚蚩
適足哂而已
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
不能究所從者不知太和絪緼之實爲聚散之府則疑
無所從生而惟心法起滅故立十二因緣之說以無明
爲生死之本統而論之流俗之徇欲者以見聞域其所

知也釋氏之邪妄者據見聞之所窮而遂謂無也致知之道惟在遠此二患大其心以體物體身而已

莊子正蒙注卷四上終

張子正蒙注卷四下

衡陽王夫之譔

中正篇　此篇博引論語孟子之言以著作聖之功而終之以教者善誘之道其云中道者卽堯舜以來相傳之極致大學所謂至善也學者下學立心之始卽以此爲知止之要而求得焉不可疑存神精義爲不可企及而自小其志量也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

不倚之謂中得其理而守之不爲物遷之謂正中正則奉天下之大本以臨事物大經審而物不能外天下之

道貫於一矣有成心者有所倚徇見聞者必屢遷唯其非存大中而守至正故與道多違

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

居者存之於心待物之來而應之

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宏而至於大

所止者至善也事物所以然之實成乎當然之則者也以健順之大常爲五常之大經擴之則萬事萬物皆效法焉而至於大矣

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矣

仁者生物之理以此生則存疑之爲性而終身率繇條

理暢遂無不宏焉是性命之正不倚見聞之私不爲物欲所遷者也知欲仁則志於仁矣

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爲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

學所以擴其中正之用而宏之者也學雖未宏而志於仁抑可以無惡者盖夫人之心善則欲惡則惡情之所然即二氣之和大順而不可逆者也惻然有動之心發生於太和之氣故苟有諸己人必欲之合天下之公欲不違二氣之正乖戾之所以化也

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

顏子之好學不遷怒不貳過養其心以求化於迹則既

志於仁抑能通物理之變而周知之具聖人之體矣未極乎高明廣大至善之境以貞萬物於一原故未造聖人之極致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仁以宏之仁坊本作位者誤

中道者大中之矩陰陽合一周流於屈伸之萬象而無偏倚者合陰陽健順動靜於一而皆和故周子曰中也者和也中庸自其存中而後發之和言之則中其體也和其用也自學者奉之爲大本以立於四達之道言之本乎太和而成無過不及之節則和又體而中其用也仁者中道之所顯也靜而能涵吾性之中則天理來復

自然發起而生惻隱之心以成天下之用道自宏矣

無中道而宏則窮大而失其居

老之虛釋之空莊生之逍遙皆自欲宏者無一實之中

道則心滅而不能貫萬化矣

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

苟欲宏而失其居則視天下皆非吾所安之土故其極

至於恤私而蔑君親縱欲而習放誕以爲不繫不畱理

事皆無礙而是非不立與不肖者之偷汚等矣

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

極中道也克己則不徇耳目之見聞而爲所錮蔽研幾

則審乎是非之微知動靜之因微成著而見天地之心

顏子知用中道之極以求仁故仁將來復

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不居未能居也居之安則不思不勉而與天同其化矣未見其止者顏子早夭故不及止於至善也

○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

大中者無所不中至正者無所不正貫天下之道者也

文有古今質文之異而用之皆宜非博辨而不適於用

約以禮修之於己無心於物物無不應蓋文與禮一皆

身與性之所自成者天也人爲蔽之而不成以道體天而後其所本成者安之而皆順君子精義研幾而化其成心所以爲作聖之實功也

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欲罷不能而未熟私意或閒之也行而不息則成矣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與時偕行而無不安然後大無所禦以天地萬物一體爲量而有任之之意存則動止進退必有所礙不能全其大矣任之之意卽有思勉有方體也

○知德以大中爲期可謂知至矣

大中者陰陽合德屈伸合機萬物萬理之大本也知之而必至於是以爲止知乃至其極也

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

中庸中之用也擇者擇道心于人心之中而不以見聞之人爲襍天理之自然也固執動靜恆依而不失也擇之精執之固熟則至矣

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不知學知擇執以至於中也不息則成性而自能化矣不知學者俗儒以人爲爲事功異端以窮大失居爲神化故或事求可功求成而遂生其驕吝或謂知有是事便

休皆放其心而不能勉雖小有得以間斷而失之

○體正則不待矯而宏

體才也才足以成性曰正聰明彊固知能及而行能守則自宏矣

不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

得中道之一貫以體天德然後可備萬物之理才既偏矣不矯而欲宏則窮大失居宏非其宏矣蓋才與習相狎則性不可得而見習之所以溺人者皆乘其才之相近而遂相得故矯習以復性者必矯其才之所利不然陷於一曲之知能雖善而隘不但人欲之局促也

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敬按此言變化與朱子中庸章句異詳後致曲不貳章

變謂變其才質之偏化則宏大而無滯也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大者中之撰也中者大之實也盡體天地萬物之化理而後得大本以隨時而處中得中道而不遷則萬化皆繇之以宏而用無不備矣

○大亦聖之任

聖之任亦大之至爾

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爾

伊尹耕於有莘亦夷之清出而五就湯五就桀亦惠之

和可兼二子而執義已嚴圖功已亟皆勉也

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聖人謂孔子順性而自止於大中因天道而自合其時中不以道自任故化不可測伊尹之道疑於孔子而大與聖分焉故辨之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伯夷柳下惠體清和而熟之故孟子謂之爲聖化於清和也伊尹大矣而有所勉夷惠忘乎思勉而未極其大清和未極其大故中不能止任者未止於中故大不能

化唯孔子存神而忘迹有事於天無事於人聖功不已故臻時中之妙以大中貫萬理而皆安也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未能安則見難而必勉未能有必待思而得之見道於外則非己所固有而不安存神以居德則雖未即至而日與道合作聖之功其入德之門審矣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道

道謂順道而行不尊德性徇聞見而已

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

不宏不大區限於一己而不備天地萬物之實則窮微

察幽且流於幻妄
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不極乎形而上之道以燭天理之自然則雖動必遵道而與時違張子此說與陸子靜之學相近然所謂廣大高明者皆體物不遺之實而非以空虛爲高廣此聖學異端之大辨學者愼之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凡人之心離此四者則無所用心異端欲空此四者而寄其心於虛寂惝怳皆未能有事聖人豈其然哉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非人所易知爾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

不得已者理所必行乘乎時位已之則失義也

有心爲之雖善皆意也

有心爲者立意以求功也

正己而物正大人也

大人正己而已居大正以臨物皆爲己也得萬物理氣之大同感物必通矣

正己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

以欲正物故正己以正之賢於藏身不恕者爾而政教督責有賢智臨人之意物不感而憂患積矣

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

利者利其功假者假其名非義也

無意爲善性之也由之也

性成乎必然故無意而必爲義者以其存於中者率而行之也孟子曰繇仁義行

有意在善且爲未盡況有意於未善邪

意者人心偶動之機類因見聞所觸非天理自然之誠故不足以盡善而意不能恆則爲善爲惡皆未可保故志於仁者聖功之始有意爲善者非辟之原志大而虛含衆理意小而滯於一隅也

仲尼絕四自始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意必固我以意爲根必固我者皆其意也無意而後三者可絕也初學之始正義而不謀利明道而不計功及其至也義精仁熟當爲而爲與時偕行而所過者化矣聖功之始基即天德之極致下學上達一於此也

○不得已而後爲至於不得爲而止斯智矣夫

不得已理所不可止義也不得爲時所未可爲命也義命合一存乎理順理以屈伸動靜智斯大矣

○意有思也

未能有諸己而思及之

必有待也

期待其必得

固不化也

事已過而不忘

我有方也

一方之善可據而據之

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

天地誠有而化行不待有心以應物無意施生無方栽培傾覆無待於物以成德無必四時運行成功而不居無固並育並行無所擇以爲方體無我四者忘則體天矣此言成

德之極致四者絕也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

隨時循理而自相貫通順其固然不鑿聰明以自用

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

鑿者理所本無妄而不誠

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順義以直行養其中道無私妄以爲之害矣此始學之

存心當絕四者也

○妄去然後得所止

意必固我皆妄也絕之則心一於天理流行之實而不

妄動

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

養其所止之至善則知此心與天地同其無方而進於大

〇無所感而起妄也

天下無其事而意忽欲爲之非妄而何必固我皆緣之以成也

感而通誠也

神存而誠立誠則理可肆應感之而遂通

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

萬事萬物之不齊善惡得失二端而已大經正大義精則可否應違截然分辨皆素也討度而知設未有之形以料其然是非之理不察者多矣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

明善乃所以立誠教者所以明也

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

以義爲大經研其所以然則物理無不察所立之教皆誠明矣

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敦按此言斯立斯和與論語本文小異後以能問不能章解私淑艾亦忽凡此類註皆如張子之意而通之不襲程朱之舊說見下卷作者篇

得物情事理屈伸相感之義以教人而審其才質剛柔之所自别則矯其偏而立斯立動其天而自和樂以受裁竭兩端之教所以中道而立無畏道以徇人之理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

進而據者德也志道則壹其志於性天之理其得爲眞得愈進而愈可據小謂藝也和者萬事一致之理依仁則藝皆仁之散見而知合於一貫明非據事以爲德游小而忘大也

○志學然後可以適道

志學者大其心以求肖夫道則無窮之體皆可繇之而

至

强禮然後可與立

强者力制其妄敦行其節動無非禮則立身固矣

不惑然後可與權

理一而有象有數有時有位數賾而不亂象變而不驚時變而行之有素位殊而處之有常輕重大小屈伸通一而皆齊可與權也

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申明不惑可權之義言博文而集義之藴變無所疑惑則無往而不得其經之正此强禮之後立本以親用之

學經正則　物皆備而天下之道貫於經之一故其趨不同而皆仁也權者以銖兩而定無方之重輕一以貫之之象隨時移易而皆得其平也明此則權即經之所自定而反經合權之邪說愈不足立矣抑張子以博文之功在能立之後與朱子以格物爲始教之說有異而大學之序以知止爲始修身爲本朱子謂本始所先則志道强禮爲學之始基而非志未大立未定徒恃博文以幾明善明矣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

理者合萬化於一源即其固然而研窮以求其至極則理明乃舍其屈伸相因之條理而別求之則恍惚幻妄之見立而理逆矣義者一事有一事之宜因乎時位者也徙而不執乃得其隨時處中之大常若執一義而求盡其微則楊之爲我墨之兼愛所以執一而賊道資深自得則本立而應無窮若即耳目所習見習聞者察之則蔽於所不及見聞言僻而易窮如釋氏生滅之說足以惑愚民而已矣其智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智者以學知以利

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張子之說本此而以生安爲知學利爲仁則有小異其說可通參各有所本要之知仁勇各有生安學利困勉之差非必分屬三品也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責己一身當然爾

爲天下之一人豈可槩望之天下哉治天下以天下而責一人之獨至於己故養先於教禮先於刑所爲易從而能化也

○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

敦篤者篤發自彊於必爲勇之次者也如天道不已而
然則仁者之終身無違也以天體身以身體道知其不
容已而何已之有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

達者通物我於一也君子所欲者純乎善而無不善爾

若善則專美於己不善則聽諸物是拒物私我而善窮

於己不善矣

循理者共悅之

己有善則悅人有善視之無異於己是達善也

不循理者共改之

己有過則改人有惡則反求自盡而化之是達不善也
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
萬方有罪罪在朕躬非但天子爲然橫逆不改而三自
反所以盡己而感人也
其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爲必以與人焉
己知之待人言而行之歸其功於人不自有也
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形遡化而天理流行神化之事也然學者克去己私以
存心則亦何遠之有哉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

必可言也如是

學謂窮理精義以盡性之功名之曰善人則其實也無惡之謂善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有諸己也

仁者心之安心所不安則不欲故不陷於惡鄉原則踐成法以自文而不恤其心之安故自以爲善者皆惡人雖欲之相似而實相反

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善人而學則洗心藏密而入聖人之室矣聖非不可學

而至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

惡之誠則知之明不善當前而與己相拂如惡惡臭過前而卽知之

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

未嘗取不仁之惡而決擇之則或見爲當然狎習之而不知惡故窮異端之妄必知其不仁之所在然後別天理之幾微不然且有如游謝諸子暗淫於其說者矣司馬君實好善篤而惡惡未精故蘇子瞻與游而不知擇道雖廣而義不得不嚴君子所以反經而消邪慝也

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

徒欲善而不辨其惡以去之則義有所不正徒行其是而不防是之或非則仁有所不純

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嚴以拒不仁而辨之於微然後所好者純粹以精之理行習之似是而非者不能亂也故坤之初六履霜而辨堅冰之至苟或唯不知此是以陷於亂臣賊子之黨而不自知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爲善人信士而已

越過也學以充實其所以然之理作聖之功也此節舊

進下章傳寫之譌今別之

○好德如好色好仁爲甚矣

求必得也

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爲甚矣

不容有纖芥之惡也

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

成身者卓然成位乎中直方剛大而無媿怍於天人也

故孔子未見其人必歎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君子之好惡用諸己小人之好惡用諸物涵泳孔子之

言而熏歟之張子之學所爲壁立千仞而不假人以游

泆之便究儒或病其已迫乃誠僞之分善惡之介必如此謹嚴而後可與立彼託於春風沂水之狂而陶然自遂者未足以開來學立人道也

○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孫順也順其志也志於仁義而不違志與相依而不違則不能自已而進於德矣此釋說命孫志時敏之義明孫非柔緩之謂乃勤與相依靜與相守敏求而無須臾之違也

○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微故可使不得叛而去文者禮之著見者也會通於典禮以服身而制心所謂

至簡也不博考於至著之大而專有事於心則虛寂恍
惚以爲簡叛道而之於邪矣
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
溫故知新非以侈見聞之博多識而力行之皆可據之
以爲德
繹舊業而知新益思昔未至而今至
即所聞以驗所造
緣舊所見聞而察來
據所聞以義類推之
皆其義也

皆博文之益也存神以立本博文以盡其蕃變道相輔而不可偏廢

○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

人雖窮凶極惡亦必有所挾以爲名其所挾之名則亦是也堯以天下與人而丹朱之傲不爭若殷之頑民稱亂不止亦有情理之可諒倘挾吾之是以摘彼之非庸詎不可而已亦有歉矣大其心以體之則唯有責己而已

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學以窮理而成身察理於橫逆之中則義精而仁宏求

已以必盡之善則誠至而化行乃聖學之極致

○闕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

傳言道之爲教也學行模倣以飾其行也資聞見以求合於道可以寡過非心得也故夫子亦但以爲可以得祿之學

聞斯行好學之徒也

不闕疑殆而急於行好學而不知道

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爾

此尤不足有爲者愈於不知而妄作者爾

世有不知而作者蓋鑿也妄也

慧巧者則爲鑿粗肆者則爲妄

夫子所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

聖人且不敢而況未至於聖者乎此章言恃聞見以求合雖博識而僅爲中人之德若急於行意於行者尤無德之可稱則聞見之不足恃明矣然廢聞見而以私意測理則爲妄爲鑿陷於大惡乃聖人之所深懼葢存神以燭理則聞見廣而知日新故學不廢博而必以存神盡心爲至善其立志之規模不同而後養聖之功以正大學之道以格物爲先務而必欲明明德於天下知止至善以爲本始則見聞不叛而德日充志不大則所成

者小學者所宜審也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

私淑艾謂取人之善以自淑非以教人而所以奬進愚不肖者則教行乎其間矣葢以多能下問則苟有一得者罔問而思所疑堅所信則亦求深於道而不自已其曲成萬物之仁隱於求益自成之中教思無窮愈隱而愈至矣此大舜之德而顏子學之也

○爲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葢與互鄉之進也

志於善則不可量故不拒童子顏子殆聖而聖功未成

一簣之差也聖人望人無已之心如是

○學者四失爲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爲人求諸人也失多者聞見襍而不精好高者自困而不能取益於衆易於爲者不察而爲之則妄知其難者憚難而置之則怠四者才之偏於剛柔者也知其失而矯之爲人而反求諸己志高而樂取善易於爲而知愼知其難而勇於爲然後可與其學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爾

甚言其賤也困其心於衣食之計暇則燕遊自謂恬淡寡過不知其爲賤丈夫而已學者讀陶靖節邵康節之詩無其志與識而效之則其違禽獸不遠矣莊周所謂人莫悲於心死也

○以心求道正猶以己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爲不思而得也

以心求道者見義在外而以覺了能知之心爲心也性函於心而理備焉卽心而盡其量則天地萬物之理皆於吾心之良能而著心所不及則道亦不在矣以己知人饑飽寒暑得其彷彿爾若彼自立彼人各有所自喻

如饑而食渴而飲豈待思理之當然哉吾有父而吾孝之非求合於大舜吾有君而吾忠之非求合於周公求合者終不得合用力易而盡心難也

○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爲無失

以誠心體誠理則光明剛大行於憂患生死而自得何畏之有無失者僅免於罪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

窮仁義中正之所自出皆渾淪太和之固有而人得之以爲性故率循其性而道卽在是

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釋氏緣見聞之所不及而遂謂之無故以眞空爲圓成實性乃於物理之必感者無理以處之而欲滅之滅之而終不可滅又爲化身無礙之遁辭乃至云淫坊酒肆皆菩提道場其窮見矣性不可率之以爲道其爲幻誕可知而近世王畿之流中其邪而不寤悲夫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

不貳無間襍也定體成其一曲之善而不失

體象誠定則文飾著見

體象體成而可象也誠定者實有此理而定於心也所行者一因其定立之誠則成章而條理不紊

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

餘善未至之善也心實有善而推行之則物理之當然推之而通行至而明達矣

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

知及之則行必逮之蓋所知者以誠而明自不獨知而已爾動而曰徙義者行而不止之謂動

誠能徙義則德自通變

徙義以誠其明益廣其義益精變無不通矣

能通其變則圓神所滯

至變與大常合而不相悖以神用而不以迹合與時偕

行大經常正而協乎時中之道矣此釋中庸之義而歷序其日進之德葢張子自道其致曲之學所自得者脈絡次序唯實有其德者喻之非可以意爲想像也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

有知者挾所見以爲是而不知有其不知者在也聖人無不知故因時因位因物無先立之成見而動靜剛柔皆統乎中道其曰吾道一以貫之豈聖人之獨知者哉

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

若有祕密獨知之法則必不可以語鄙夫矣竭兩端者夫子以之而舉鄙夫以之而寡過一也空空無成心無

定則也事理皆如其意得爾

易無思無爲受命乃如響

全體乎吉凶悔吝之理以待物至而應之故曰易廣矣

大矣聖人之知無不通所以合於鬼神

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

凡事之理皆一源之變化屈伸也存神忘迹則天道物

理之廣大皆協於一而一言可盡非以己所知之一言

強括天下之理也

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非獨鄙夫爲然顏閔以下亦各不能體其言之所盡有

所受益而自據爲知所以受教於聖人而不能至於聖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

有初學難而後易者有初學易而後難者因其序則皆可使之易

知人之美惡

剛柔敏鈍之異

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倦此

年彊氣盛則樂趨高遠而使循近小雖强習必倦

若灑掃應對乃幼而孫弟之事長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非處極

聖人合精粗大小於一致故幼而志於大道老而不遺下學

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是誣也

繼謂純其念於道而不間也若灑掃應對則可相繼而不倦故習其志於專謹且以畢小德而不俟其倦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

行焉而皆有得於心乃可以知其中甘苦之數

知其美惡知人也

曲盡人才知之悉也

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

順其所易矯其所難成其美變其惡教非一也

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

理一也從人者異爾

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唯

聖人乎

才之偏蒙也養之者因所可施可受而使安習之聖人

全體天德之條理以知人而大明其終始故教道不一

而盡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

知

洪鐘具大聲之理聖人統衆理之神扣焉而無不應問焉而無不竭

有如時雨化之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間如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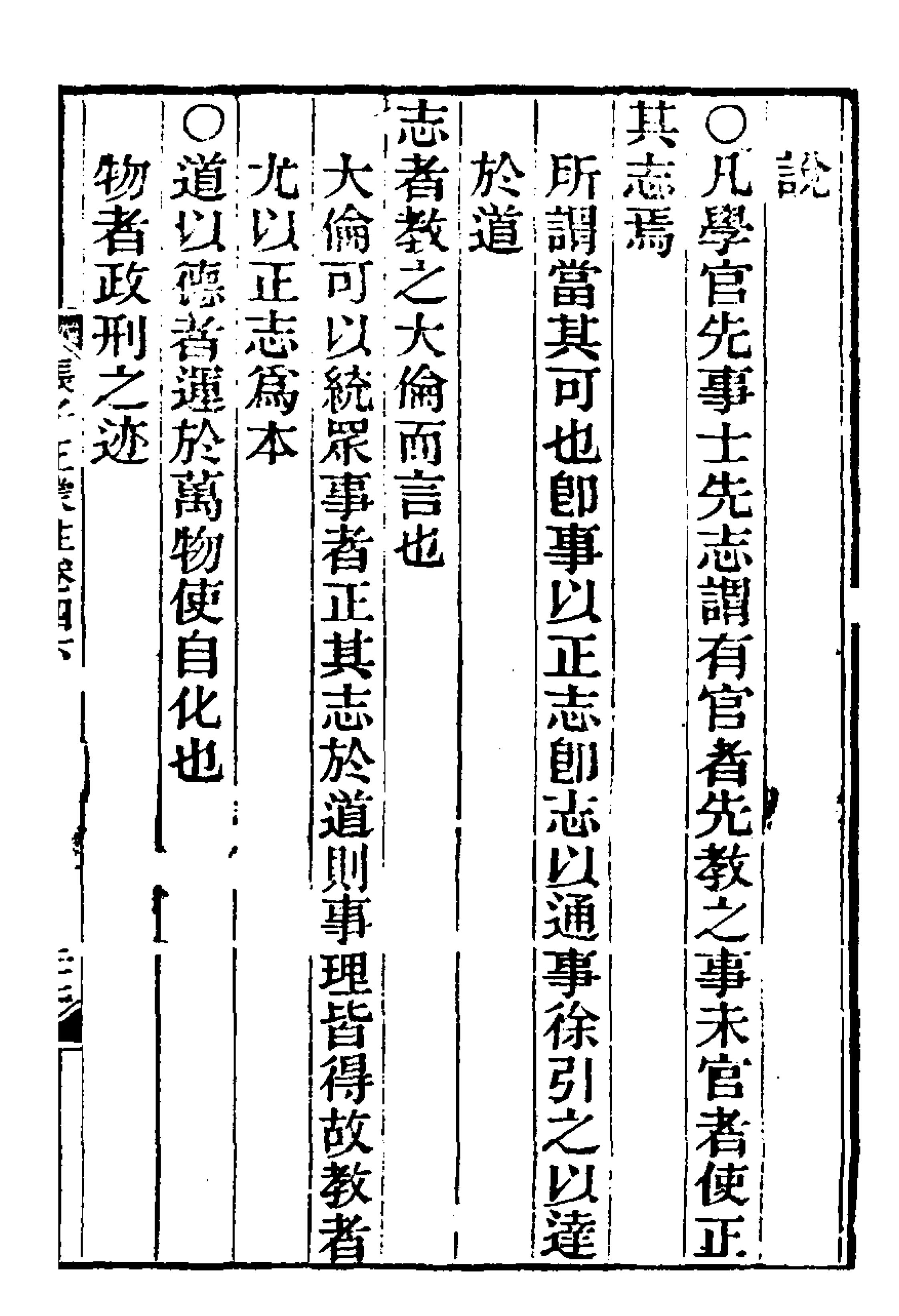
可者當其時也間者可受之機也

不待彼有求有爲而後教之也

有求則疑有爲則成乎過而不易救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臧

學者志正而不息則熟于天理雖有未知聞言即喻不待廣譬也遜志而敏求則言易相入但微言告之而無不盡善此言教者在養人以善使之自得而不在於詳



說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
其志焉

所謂當其可也卽事以正志卽志以通事徐引之以達
於道

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大倫可以統衆事者正其志於道則事理皆得故教者
尤以正志爲本

○道以德者遷於萬物使自化也

物者政刑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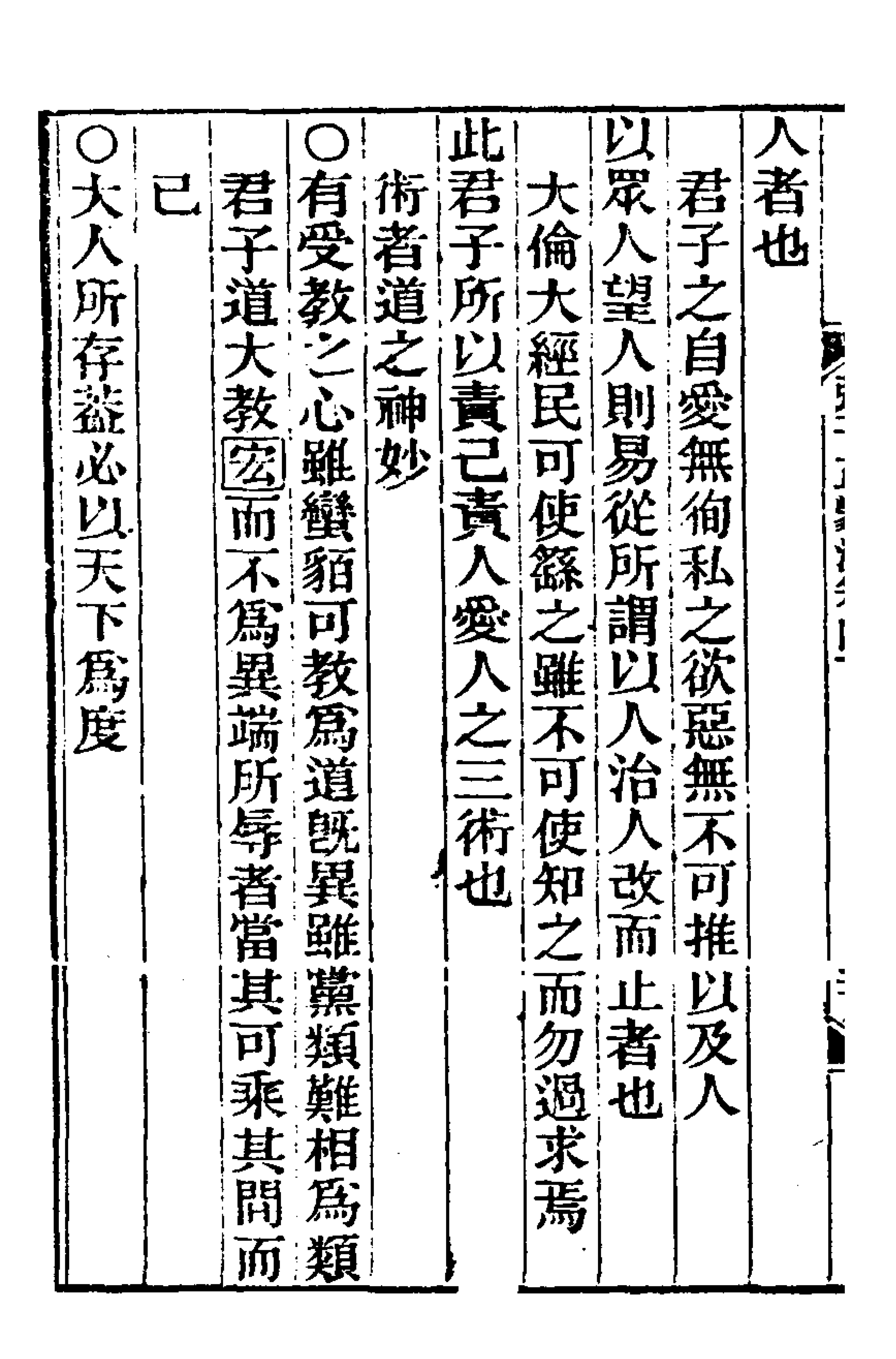
問志之正否而但責之意也教人者知志意公私之別不爭於私之已成而唯養其虛公之心所謂禁於未發之謂豫也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並答仁智以舉直錯諸枉

仁智合一之說本此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

責人則明責己或暗私利蔽之也去其蔽責己自嚴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


人者也
君子之自愛無徇私之欲惡無不可推以及人
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
大倫大經民可使繇之雖不可使知之而勿過求焉
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術者道之神妙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爲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爲類
君子道大教宏而不爲異端所辱者當其可乘其間而
已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爲度

氣之所存萬物一源之太和天下常在其度內

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天下之公欲卽理也人人之獨得卽公也道本可達故無所不可達之於天下

○子而孚化之

子禽鳥卵也孚抱也有其質而未成者養之以和以變其氣質猶鳥之伏子

衆好者翼飛之

衆好喻禽鳥之少好者翼飛喻哺而長其翼教之習飛也志學已正而引之以達使盡其才猶鳥之教習飛

則吾道行矣

師道立善人多道明則行

張子正蒙注卷四下終